

性情門

小説獨臂拳師 (七) (墨庵)

高之目光最為犀利。從香煙一片中，昂首上視，覺所謂活佛者，雖冠服赫然，而面目兇狡，絕非有道之高僧。且時時注目台下人，盡中作獰笑。雖笑而彌形其醜。視彼目光所注，皆屬於少年婦女，觀粧豔服，姿容姣好者流。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矣。高達德畧，一剎那已了然心目間。知所謂活佛者，必為奸僧之同黨，使誘脅愚民為飾者，則其人面目必有慘苦之容，雖不能言，而面目之表情，自然流露於外。今乃不然，故知為徒黨也。其徒如是，則主僧必非安份之人，自可想見。乃偕同諸人退出，而秦啟奎之心事，又自不同。彼所注重者，主僧超象也。密語高曰：吾曹來意非為參觀活佛而來，欲觀此獨臂頭陀，以次其是否為案犯。今尙未覲面，奈何遽回？正言間，侍者

成行，各持旌節，施幢，由方丈室中，阜城，共有十八里的遙遠，這因為魚貫而出，擁護大和尚升座說法。昂首上視，覺所謂活佛者，雖冠服赫然，而面目兇狡，絕非有道之高僧。且時時注目台下人，盡中作獰笑。雖笑而彌形其醜。視彼目光所注，皆屬於少年婦女，觀粧豔服，姿容姣好者流。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矣。高達德畧，一剎那已了然心目間。知所謂活佛者，必為奸僧之同黨，使誘脅愚民為飾者，則其人面目必有慘苦之容，雖不能言，而面目之表情，自然流露於外。今乃不然，故知為徒黨也。其徒如是，則主僧必非安份之人，自可想見。乃偕同諸人退出，而秦啟奎之心事，又自不同。彼所注重者，主僧超象也。密語高曰：吾曹來意非為參觀活佛而來，欲觀此獨臂頭陀，以次其是否為案犯。今尙未覲面，奈何遽回？正言間，侍者

遺跡，以廣見聞。自曲阜車站到曲阜城，共有十八里的遙遠，這因為魚貫而出，擁護大和尚升座說法。昂首上視，覺所謂活佛者，雖冠服赫然，而面目兇狡，絕非有道之高僧。且時時注目台下人，盡中作獰笑。雖笑而彌形其醜。視彼目光所注，皆屬於少年婦女，觀粧豔服，姿容姣好者流。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矣。高達德畧，一剎那已了然心目間。知所謂活佛者，必為奸僧之同黨，使誘脅愚民為飾者，則其人面目必有慘苦之容，雖不能言，而面目之表情，自然流露於外。今乃不然，故知為徒黨也。其徒如是，則主僧必非安份之人，自可想見。乃偕同諸人退出，而秦啟奎之心事，又自不同。彼所注重者，主僧超象也。密語高曰：吾曹來意非為參觀活佛而來，欲觀此獨臂頭陀，以次其是否為案犯。今尙未覲面，奈何遽回？正言間，侍者

遺跡，以廣見聞。自曲阜車站到曲阜城，共有十八里的遙遠，這因為魚貫而出，擁護大和尚升座說法。

惟以右手持鋸杖，濃眉巨目，熊腰虎背，身材魁偉，步履凝重，望

▲闕里，闕里是孔子在曲阜城內所

非苦行焚修一輩也。於時兩行侍者

：簇擁大和尚登座說法，超象歷舉

活佛之靈蹟，為人詳告，掇拾佛家

聲如洪鐘，聞于遐邇。（未完）

山東曲阜，是至聖先師孔子的鄉里。

孔子是我國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一部份而已，其餘如敬聖殿，供的是

：徐少和氏，昔者亦為政海中人：

山東曲阜，是至聖先師孔子的鄉里。

孔子是我國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惟以右手持鋸杖，濃眉巨目，熊腰虎背，身材魁偉，步履凝重，望

▲闕里，闕里是孔子在曲阜城內所

非苦行焚修一輩也。於時兩行侍者

：簇擁大和尚登座說法，超象歷舉

活佛之靈蹟，為人詳告，掇拾佛家

聲如洪鐘，聞于遐邇。（未完）

：孔子是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山東曲阜，是至聖先師孔子的鄉里。

孔子是我國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山東曲阜，是至聖先師孔子的鄉里。

孔子是我國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孔子是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孔子是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孔子是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孔子是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孔子是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孔子是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

：不過四面空敞，沒有窗戶罷了：

：腳靴手版，早已束之高閣矣。三

明些，他們不會赤裸裸地把内心裏

：孔子是文學上的宗師，也就

是發揚我國文化的至聖。他的鄉里

：關於他在文化上的紀念古跡，自

然是不可勝數，所以到曲阜去的人

：必定要去瞻仰此萬世文學宗師的

人，為千古佳話。進了孔廟的門：

先瞧見的便是杏壇，約有五六丈見

方的大小，是一個似亭子般的房屋